

湘西永顺土家族文化旅游发展刍议^{*}

徐永志

(中央民族大学 科研处, 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新世纪新一轮的区域和全国旅游业的竞争发展中, 湘西永顺作为我国土家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应加快实施以土家族文化振兴旅游的发展战略, 着力推出“湘西永顺——中国土家源”的新旅游品牌形象, 藉以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当地的土家族历史文化资源, 提升重点旅游景点的品质, 从而在湘西乃至全国确立起核心竞争力优势, 实现旅游业的“二次创业”。

关键词: 湘西永顺; 土家族; 文化旅游; 重要景点; 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5;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5)02-0079-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民委 2004 年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发展研究》(民委发[2004]241 号文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徐永志(1962-)男,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 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教授、博士生导师。

位于湘西北的永顺县, 地处武陵山脉腹地, 毗邻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是山川秀丽, 气候温和, 历史悠久, 文化积淀丰厚, 民俗风情独具特色的土家族的发祥地之一。改革开放后, 永顺的旅游业起步较早, 成长较快, 其王村(芙蓉镇)古镇游、天下第一漂——猛洞河漂流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品牌, 带动了当地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成为湘西地区的旅游大县之一。但同其他旅游先行地区一样, 当前永顺也面临着在新世纪新一轮区域内外旅游业的竞争发展中, 如何实现传统旅游业创新, 加强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 也是其旅游业内在张力和市场需求外在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必然要求。

笔者通过近期对永顺旅游业发展现状的调研, 认为及时实施以民族(土家族)特色文化兴旅游的

发展战略, 以“湘西永顺——中国土家源”为其新时期旅游发展的形象定位, 有助于其进一步整合文化资源, 打响旅游产品品牌, 从而在区域内外乃至全国形成竞争的新优势。

一、发展战略与形象定位

(一) 发展战略: 民族(土家族)特色文化旅游。充分挖掘土家文化内涵, 复活有生命力和游客市场的民俗民情、民间歌舞、民间工艺等, 拓展文化旅游项目; 以“绿色、休闲、安全、健康”为主题, 积极开发土家族风情游、生态旅游、休闲度假、养生保健等专项旅游产品, 形成民族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均衡开发与发展的旅游产品体系, 使永顺土家族文化旅游融入中国大湘西名山(张家界)——名城(凤凰)世

* 收稿日期: 2005-02-18

世界级黄金旅游线,成为海内外游客“神秘湘西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二)总体目标:构筑大跨越发展平台,再铸旅游产业辉煌,促进永顺由旅游资源大县向全国一流旅游经济强县跨越。

(三)形象定位:湘西永顺——中国土家源。构成这一形象定位的主要文化元素如下:

其一,永顺是土家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据土家族民间史诗“摆手歌”所述,早在旧石器时期的远古时代,这里就出现了传说为“八蛮”的土家族始祖神,因其共有八个部落或八个峒而得名。现存永顺县《王氏族谱》载,其远祖“因避秦南来”时,“先入蛮地,立基于王村(今永顺王村)……然后征八蛮,平九荒,定五溪”。现存放于湖南湘西自治州的一块石碑也记载道:“首八峒,历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咸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1](P103)},证明了“八蛮”历史传说的真实性。“八蛮”初无定所,他们分别在熬朝河舍、西梯佬等“八部(个)大王(首领)”的带领下,迁徙于西水流域的山山水水之间,过着一种采集和渔业为食、溪洞为巢穴的原始生活,以胼手胝足,繁衍生息,为人类社会的兴起和中华文明之光初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今永顺县境内流行的茅古斯、八宝铜铃舞等,摆手堂中供奉的八部大王,以及有关八部大王的种种民间传说等,都是氏族部落时期土家族先民生活在现实中的折光,说明“八蛮”在这一带群众中的传播和影响源远流长,非常深广。

其二,永顺是湘鄂渝黔边的民族熔炉。历经尧舜禹和夏商周数千年的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属于楚国黔中地的“八蛮”活动地因位处巴蜀楚秦相争的偏僻而地理形式复杂且依山傍水的边隅,成为生活在湘鄂渝黔一带巴、濮、獠(僚)等族群前来“避乱”的理想之所。特别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巴人流徙四周,其中的田、向、覃等姓氏的一部分巴人逃迁到黔中,与当地的“八蛮”人杂处、融合,“巴人”的称呼遂逐渐消失,而渐被“蛮人”所替代,共同成为秦汉时期居于沅水上游的辰溪、西溪等“五溪蛮”的重要来源之一。

秦汉时期,“八蛮”之地继续成为北方军事政治力量向南推进的一个前沿地。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在原楚黔中地设黔中郡。汉承秦制,将黔中郡易名为武陵郡,并出于统治边地民族的政治需要,在原八蛮之地的一域建酉阳县,县治在今王村,以蛮人首领治其地。东汉以后,酉阳蛮势力发

展很快,以荒服之地、悍蛮之兵成为掌控五溪地区的实力集团之一,更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同湘鄂渝黔边的诸蛮一样,酉阳境内的民族融合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经过长期的政治动荡、民族迁徙,以及军事斗争,大部分蛮民多以强宗大姓为群落聚居,时而互相呼应,完成了从部落民到国家编户的转变。

唐宋时期,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先是唐王朝确立在偏远民族地区推行羁縻州郡制的怀柔政策,酉阳被划为新置溪州属之大乡县,境内及其周边的诸蛮首领因制因聚居地成为世袭的蛮酋,实际上形成了各蛮酋割据一方的政治局面。继之,各蛮酋为扩张地盘、争夺权利而相互进行武力兼并。这种扩张割据战争的冲突至唐末五代达到顶点。当时,江西人彭氏乘群雄并起迁至溪州,进而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瑒,逐渐以武力兼并诸酋,自署溪州刺史,其子彭士愁为靖边都指挥使(光绪《龙山县志》:卷6:土司考),成为溪州及周边田、覃、向、龚、朱五姓诸州的蛮首。之后,彭氏也逐渐“蛮”化了。

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统帅溪、锦、奖三州诸蛮大军发动对马楚政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溪州之战。次年,楚王马希范与彭士愁订立结束双方战争的盟约,史称“天福之盟”,并将盟约的内容与颂赋、誓词等刻诸铜柱之上,此即“溪州铜柱”,立于溪州会溪坪。该盟约承认彭氏对溪州及五姓诸州享有自治权力和“申上科罚”的一定的司法权(《复溪州铜柱记》铭文),从而为此后彭氏统一西水流域,建立传世800余年的小朝廷奠定了基础。“溪州铜柱”今存永顺县王村民俗博物馆。

溪州之战后,彭氏进一步稳固了其统治,并统领永顺州等20州,为南北江(西水西北地区、沅江上游及其支流)靖边都誓主,发展为称霸今湘、鄂、黔、渝边一带的地方豪酋统治集团。

降及宋代,中央政府在湘鄂渝黔边实行羁縻州郡制更加制度化了。随着这种行政体制下各种联系的加强,以作为“楚蜀通津”的西水流域为主要交汇通道之一,湘鄂渝黔边逐渐连成一片,具有相当规模的新的民族共同体随之形成。因这个共同体中土著蛮人占居绝对优势,他们便以“土人”、“土家人”自称,而对陆续迁来的汉人称为“客”或“客家人”。此后的千余年间,溪州始终发挥着湘鄂渝黔边民族熔炉的作用。

其三,永顺是近世湘鄂渝黔边土司的根祖和统治核心地。元朝建立后,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开始推行土司制度。延七年(1320年),元设“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这是永顺作为司名之始,该司即以彭氏集团早在宋绍兴五年(1135年)就迁于福石城(今永顺老司城)的治所为司城。此后至明代,彭氏子孙,父死子继,由安抚司、宣抚司而宣慰司,成为湘鄂渝黔边地区开司最早、官衔最高、势力最大的土司王,其司城所在地福石城俨然是该地带的“紫荆城”。

其四,永顺是古老而又灿烂土家族民间艺术遗产的“博物馆”。自古以来,民族融合使永顺成为当今土家族地区底蕴最丰厚、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华美的原生态民间文化艺术“博物馆”。转角楼、茅古斯、摆手舞、咚咚奎、打溜子、梯玛神歌、八宝铜铃舞、哭嫁歌、山歌、神话、传说、西兰卡普、刺绣、石雕、赶年……极尽文化的丰富性。转角楼民居,别具一格,巧夺天工,和谐地融于山水之中;茅古斯古朴、粗犷、神秘,从不同的角度质朴本色地再现了土家族祖先在远古蛮荒的岁月穴居、采集、渔猎等生产生活的境况,为我们保留了一幅幅人类童年时期的生动写真,堪为我国和世界戏剧艺术的“活化石”;土家族姑娘的哭嫁歌是我国和世界各遗存哭嫁歌中形态最完备、情感最悲壮的哭嫁歌,它保留着人类婚姻中母系向父系转变后,妇女们为悲壮的失落而传承的千年的哀哭!此外,“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2](P12)}土家族的摆手祭祀,是土家民族集体扮演的壮丽史诗,是土家民族的文化狂欢节;民间的口头神话所承载的信息也可上溯至远古;民间的手工艺是几十代上百代、千代人的智慧结晶,大俗大雅;民歌如海,其音美妙,绕梁三日,其辞精彩,勾人魂魄。这一切都是土家人向中华文明和人类文化做出的一己奉献,也充分证明永顺是中国土家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源泉活水,是土家人的精神家园。

其五,永顺是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并确定土家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成员的“基因库”。新中国成立后,土家人结束了千百年来苦难历史。1950年9月,永顺土家族青年教师田心桃以苗族姑娘的身份参加中南区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赴京观礼,田心桃向中央领导及国内民族学专家学者介绍了湘西北土家族的历史、地狱、风俗习惯及独特的民族语言,引起中央对土家族的关注。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派语言学专家严学窘教授深入永顺

勺哈、和平、对山等土家族聚居区进行调查,并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土家族语言,肯定土家语是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1953年9月,国家民委又派民族学专家汪明^④等组成中央、中南、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联合调查组,深入土家族聚居山寨,对土家族的语言、历史、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又一次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经过调查,科学地肯定了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1955年,中央委派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家潘光旦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专家向达教授深入到湘鄂渝土家族聚居区进行考察。潘光旦专程深入永顺双凤、对山、老司城等地进行调查论证。经中央数年的认真调查、分析与论证,于1957年1月3日正式宣布土家族是国内的一个单一的民族,土家族人民从此真正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957年9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第一个土家族与苗族联合自治州在湘西建立。^{[3](P527)}以此为源头,经过一番历史的曲折,22年后,即1983年,中央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开始全面开展湘鄂渝黔边境临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份的工作。到1987年止,又有1个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4个土家族单独自治县,5个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县相继成立,前后共计2州、25个市县。其分布范围大体上与元明清时代土司统治的区域相同。

其六,永顺是新世纪我国土家族标准采样县。进入新世纪,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中央在各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工作,积极促进这一地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国家民委发出通知,正式确定永顺县为全国民族文化联系县,从而在政策上赋予了永顺县为中国土家源的文化内涵,确立了永顺县是我国土家族标准采样县的地位,揭开了永顺县和中国土家族历史的新篇章。

二、若干重要景点的发展设想

(一)王村(芙蓉镇)

王村为千年古镇,古有“荆楚通津”、“湘西第一商埠”的称誉,今有“现代《芙蓉镇》”(电影《芙蓉镇》曾在此拍摄)的盛名。近些年该村旅游业迅速崛起,成为湘西旅游的重要枢纽。其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的路径和要项如下。

1. 发扬古王村水码头、文商交融传统,在现有的基础上,将石板街前段规范、整合成民俗商业步

行街。自古以来,王村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市井相当繁荣,家居与商铺、庙与市合一是该村的一大特色。我们应尊重历史,顺应居民和游客的经商和文化消费需求,把它整合为专营土家族特色商品的民俗商业步行街。具体是:古玩字画市场,西兰卡普、蜡染、竹雕、银饰、工艺陶瓷等民间工艺品市场,民族服饰市场;2.石板街中段仍为《芙蓉镇》电影拍摄外景场地,但要恢复原貌,设置先进的符号标示和解说系统;3.将石板街后段恢复整修,建设成土家传统民间工艺品作坊街,如制陶、做银、蜡染、名食、书画等,请进当地的有影响的能工巧匠入住,以制作演示为主,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4.以民俗文化活动为载体,大力发展节会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是“土家文化庙会”、“土家社巴节”、“土家美食节”、“芙蓉镇”文化艺术节,这些可以称作是“春夏秋冬土家风情四季歌”。为了增大“土家风情四季歌”的“节会”、“假日”经济效应,可以把文化庙会、“土家社巴节”、“芙蓉镇”文化艺术节、分别安排在春节、“五一”和“十一”期间举办,以此进一步扩大王村的知名度,增强其文化旅游业的吸引力;5.挖掘整理历史文化遗存,精心组织文化精品生产。为了满足人们对土家文化的探求,加强对土家文化的研究,应在另外组织专家学者对土家文化进行深度的专项文化调查基础上,整理出版《溪州铜柱》等一批地方历史古文献,编辑出版反映王村人文风情的《漫话王村》、《王村景点揽胜》、《名人与王村》、《影视文化与王村》,以及有关土家史诗音乐、舞蹈、美术、歌谣、工艺等方面的丛书,重版丛书《老房子》的摄影李玉祥的名为《土家吊脚楼》的作品;6.疏通村中的小河,在河东岸建设一个以摆手堂为标志性建筑的土家族文化艺术表演广场,集中展示茅古斯、梯玛神歌、八宝铜铃舞等民族戏剧、宗教艺术,同时引进一批档次高的酒吧、书吧、茶社等休闲娱乐场所,发展旅游文化娱乐与休闲产业;7.择址兴修“猛洞河国际会议”和“湘西旅游人才培训中心”;8.在王村南麓重建土王庙、观音殿等有关庙宇;9.开辟王村——毛坪水上土家风情游览线;10.将现在的蔬菜商贸市场,改建为以酒、糖、茶、腊肉、酸菜、干菜、中药、山珍、竹编等为主的土家特产商品批发市场和“土家风味”小吃市场。

(二) 老司城

该遗存是国保文物,保留了历史的原型,是中古土家族政治、军事、文化的真实见证,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史

上重要文化遗产之一,极具旅游开发和应用潜力。保护和运用好这一遗存,对于推进整个土家族文化研究、唐以来中央与地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以及中西(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文明史的比较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老司城撤都较早,又长期遭受自然的侵蚀,目前损坏明显。修复有利于在开发中进行有效的保护。具体设想是:本着整旧如旧的原则,贯穿一个“活”字,将老司城修复成中国第一个大型中世纪王堡遗存展示园,让以土家土司文化为载体的中国中世纪城堡以其独有的特色和魅力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该园的展示对象可分为历史环境展示、考古遗址展示及文物陈列三个方面。展示项目有:(1)历史环境复原展示,包括祖师殿、观音殿、城隍庙、城门(东南西门)、土王殿、古街古巷(左街、中街、右街、上街、河街、五铜街、渔渡街、紫金街等8街9巷)、若云书院、点将台、烽火台等;(2)考古遗址展示,包土司王陵、古城墙、宫墙基址、射圃、博射坪、钓渔台、碧花山庄等;(3)将宣尉使署建成土司文化博物馆,适当布置历史陈列,着力于再现古代土家族政权机构、宗教艺术及军事文化,让人们步入一个土家族历史的殿堂中。

另外,考虑到老司城毕竟还不是遗址,里边生活着它的文化传承者和保护者,是活着的古城。因此有必要通过功能置换的途径,把保护文物与开展特色旅游结合起来。如,在古城内选择一批民居,改装成具有传统风格的织锦、做银、水磨、水车等作坊;在土王宫前的灵溪河畔原摆手堂、土王祠等一批民族文化的活动场所,把老司城这一有形的文化载体与民族文化这一无形的内涵有机地融汇在一起,等等。另外,建议考虑将俞家堡建成民俗文化村;选择周围适当的地方建设仿古军事游戏营;选择周围适当的地方建设土王狩猎场;考虑将自生桥列入远景规划,建成探险体验野营地。

总之,老司城具有独特的历史资源和文化魅力,具有打造成世界级旅游品牌的潜质。要以传统的风水理论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自然和人文环境协调统一(独特的水系、地势、城堡布局和土家族建筑形态)的理念,逐步恢复营造老司城的独特历史文化场景和氛围,使它达到古诗中所描述的“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境界,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超越传统与现代,依稀再现金戈铁马时代土家族边城的险要与威势,再现土家故都的雄浑

与大气,再现土司文化的辉煌与华美。

(三) 双凤村

笔者在实地考察了该村的民俗文化后,留下的初步印象是:老人、老语言、老舞蹈戏剧艺术,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土家正宗文化,据说当地很多舞蹈等艺术就是从这里传出去的。但目前对双凤一般是定位在土乡采风上,停留在民族风情观光游这个层面,所以来的人多限于文化媒体的记者和进行学术考察研究的专家学者。这很不够,有待于量体裁衣,深入挖掘,形成文化比较优势;同时也需要加大它的文化厚度,丰富旅游内涵,拓展消费层面,使它从单一的民族艺术观光旅游向集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山野土寨农家乐游的方向发展。具体设想是分为三步走。

1. 调整市场定位和形象,推出“双凤之舞”品牌。

应贯彻国家财政部、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部门关于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精神,按照“土家语言文化艺术村”的定位进行规划和建设,重点是发展民族语言、戏剧舞蹈和音乐艺术,发掘、创作丰富的演出节目,集中推出茅古斯、摆手舞、打溜子、情歌对唱等优秀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把系列化的演出和自发式的参与性节目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双凤之舞”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精品品牌。

2. 丰富产品结构内涵。这方面要做的主要工作有:修复村庙、祠堂;兴建农家进行土家婚俗表演的场所;选择部分民居建成制茶、榨油等作坊。

3. 发挥村寨文化龙头的示范作用,融合境内乡土文化资源,以点带面、辐射四周,建设“中国·永顺·土家族文化综合保护区”。首先是在上述基础上,启动将该村及其“茅古斯”分别申报为国家文化部“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及无形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工作,进而选择其邻近或永顺县境内一些集中体现有关土家族主要文化特征的乡镇,建设成为一个“中国·永顺·土家族文化综合保护区”。保护区要对该区域内所有应当保护的土家文化遗产,统一规划,分别管理;突出特色,分类保护;筹集资金,分批建设,按照政府+民营+乡村文化艺术协会+旅行社的开发模式,把该区建设成“纯自然生态型土寨民族文化大观园”。为此建议:进一步开展永顺文化旅游资源调查,将其他类型的民族文化村纳入“中国·永顺·土家族文化综合保护区”;以双凤小学为基地,建立国际双凤双语实验教学与研究基地。

(四) 小溪

小溪的秀美在于山、水、溪、瀑、河、花鸟虫鱼、丛林、古木、小桥连缀于一体,飞动与静谧结合。所以,该景区的规划应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态景观的原真性,在保持自然风貌的基础山,师法自然,依托现有的村落民居和主要景点,改造为具有园中园、景中景性质的人文景观和景点,予以缀饰,达到虽为人工、宛如天开的效果,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意境,并具有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康养养生的功能即可。

1. 景区内(保护区)建设。具体包括:(1)小溪生态观光;(2)植物园:名贵花卉、苗木示范区;特色果林观光区;山野蔬菜园;(3)蛇馆、养蜂房;(4)生态休闲景致园:品茗休闲、溪边垂钓;制作纪念品:竹艺世界、石碾房展示、水车展示;(5)野营小溪;(6)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拓展训练——勇敢者道路。

2. 景区外(缓冲区)建设。在毛坪新开发区划地兴建中国土家族民俗文化园。该园要建成以历史发展进程为主线,以政治、经济、文化、人物故事为内容,集鉴赏、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综合景观,从而充分体现土家族历史和文化,填补国内人文景观建设形式的空白。具体包括:远古——先秦民俗文化园、秦汉民俗文化园、隋唐民俗文化园、宋元民俗文化园、明清民俗文化园、历史名人园、现代民俗文化园、土家艺术馆、土家美食城。

三、结语

伴随着国内旅游产业化步伐的日益加快,当前旅游业的发展正在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而呈现出新的竞争态势,即由初期的比山川水色的硬件竞争、比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优劣竞争,发展到当今的比文化、比发展战略、比形象、比品牌的竞争。云南丽江的“东巴文化”、泸牯湖的母系社会、香格里拉的传说、夜郎国的探奇;贵州六枝梭嘎的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等,无不凝结着文化与策划、品牌与形象之功。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发展战略、品牌与形象竞争力的适宜与强弱已成为衡量一个旅游地是否具有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成为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素。

湘西永顺作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的先行县之一,在已有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和市场发展的需求,实施以民族(土家族)特色文化振兴旅游的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其深入挖掘土家族文化内涵,提升境内重点旅游景点的品质,使之在有效保护和利用

的层面上得以凸显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同时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对于民族地方文化的重构,对于先进文化的建设以及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当前价值,而且对于进一步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文化,培育民族文化旅游产业也具有普遍性意义。

参考文献:

- [1] 游俊,李汉林. 湖南少数民族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2] 彭施铎. 福石城: 竹枝词[M]. 引自 彭继宽, 等选编. 土家族摆手活动史料辑[C].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3] 永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顺县志: 第 17 篇民族[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5.

On the Tourist Development of Yongshun in Xiangxi

XU Yong-zh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on in the new century, Yongshun, a county in Xiangxi and the main birthplace of Tujia Nationality, should speed up its development strategy by promoting Tujia culture and setting up a new image of Chinese Tujia origin. The utilization of local Tuji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key scenic spots will ensure its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etitive superiority and a second pioneer in tourist industry.

Keywords: Yongshun in Xiangxi; Tujia Nationality; cultural tourist; key scenic spots; development

(上接第 66 页)

Distortion, Loss and Recovery of Local Knowledge

—Take Three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west China as Examples

YANG Ting-shuo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 Ethnolog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It's a conclusion acknowledged very early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that the national culture is endowed to have an ability to adapt actively in its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former research was unfolded mainly on the ecological adaption of culture. The fact we are now facing is: ecological crisis frequently appear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at's the reason why culture lost its function in the ecological adaption.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cultural adaption has double identity, which not only has to adapt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its social background. The predecessors cared very less about the social adaption of culture, so this is just the reason why we can't explain the frequent happenings of present ecological crisi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recent five-hundred-year cultural change of Miao, Dong and Yi which are three minority group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our count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reveals how the local knowledge of three nationalities became distorted and lost under the unified national policy adopted by central imperial court, clarifies the rules of cultural social adaption, helps to fin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recovering and utilizing these local knowledge.

Key words: local knowledge; ecological adaption; social adaption